



知青文史

ZHI QING WEN SHI

一九九七年第一、二辑

知青文史

一九九七年第一、二辑

《知青文史》编委会

九六年第一辑封面设计:叶晓辉

本册封面、插图设计:木 克 宋清坤



位于佳木斯市和平街的黑龙江农垦大厦

知青文史 一九九七年第一、二辑

出版:《知青文史》编委会

印刷:佳木斯书刊印刷厂

出版日期:1997年8月

开本:大 32· 字数:20万 印张:8

黑新出图(1997)97号 工本费:16.00元

内 部 发 行

目 录

·知青英烈·

葬江花祭	江 帆(1)
------------	--------

·知青星座·

永远的大荒人	宋晓玲(22)
大荒艺痕	郝伯义(40)

·知青今昔·

大荒魂	郑加真(43)
情系北大荒	石 方(53)
乌苏里江畔的情结	朱晓军(63)

·故土情结·

重回黑土地	蒋 巍(79)
忘不了的情	李广厚(88)
重走知青路	张树平 肖征宇(93)
三访北大荒断想	杜鸿林(98)
爱心,山水隔不断	邢学英(222)

·根植沃土·

生命无悔	宋晓玲(102)
八千里路云和月	杨孟勇(117)
年轻的“老干部”	韩林喜 任 红(132)
难移公安志 难断大荒情	宁可威(136)

·我与知青·

班长的故事	王建民(144)
王 姐	赵 强(146)
父母知青我	肇恒伟(149)

·回 忆 录·

北大荒精神我人生最珍贵的财富	杜鸿林(151)
----------------------	----------

·血液于水·

- 欧根河壮歌····· 张力明(157)

·知青研究·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研究综述····· 邬思源(163)
多彩知青路,悠悠大荒情····· 杜鸿林(169)

·知青后代·

- 追寻父母青春的足迹····· 张佑臣(177)
知青女儿不相信眼泪····· 孙士珍(184)

·史料选载·

- 领头燕····· (190)
闯 路····· (195)
第一个青年垦荒队长····· (201)
重开的向阳花····· (205)
志在耕耘····· (213)
天山红柳····· (216)
追 求····· (223)
在广阔天地里····· (230)
自己的历史要自己写····· (236)
她爱杜家山····· (240)
送知青王志参军····· 卢白木(87)
泪祭于晓忠····· 刘俊华(78)

·第二故乡·

- 科技之火播撒北大荒····· 沈 才 文 涛(245)
硕果累累的北安农垦环保局····· (250)

·读者之窗·

- 致《知青文史》····· 孙少如(62)
真实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 耕 耘(212)

葬江花祭

江 帆

一、不结痂的伤口总淌着血

仰望由江东升到头顶的一盘圆圆的冷月，心中记起，今儿是农历八月十四呵。我们一行人怎么千里迢迢跑到这黑龙江畔的红色边疆农场呢？是旅游，是探亲，是出公差？都不是。我、杨挚颖、王爱英他们各有各的缘由，所共同的一点，就是都曾当过知青的我们正是为着安息在和尚生息在这儿的知青们而来的。

1990年春的一个晚上，天津国际饭店。北京的姜昆等人在《人民日报》等传媒发出一份倡议，全国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劳动生活过的各地知青共忆共写，出版一部《北大荒风云录》。作为该书的常务编委，我在《天津日报》发一消息，并召集部分荒友到国际饭店商量组稿的事。荒友相聚，煞是兴奋欢快，四十几岁的中男中女们举止言谈像孩子。我注意到有两位中年妇女的神态与众不同，便走上去与她们谈起来。

“我是为我姐姐的事来的。”章秀英，天津二十一中的物理教师，曾是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十八团战士。她话一出口，泪水就淌了下来。一进场，她的双眼就是红红的。

“我是为了秀英的姐姐秀颖，为了和秀颖一道牺牲的五位姐妹，也为了我来的。”杨挚颖，一家拆船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曾是黑龙江兵团一师沿江独立营九连打渔排织网班战士。说这话时，她

一脸的凝重。

杨擎颖,我听过这个名称,也同她见过一次面,但印象不深。她的丈夫我认识——散襄军,天津团市委书记,其父为著名作家梁斌,他随了妈妈散国英的姓。志颖的父亲杨寻,河北蠡县人,与梁斌同乡,进城后任天津市教育局局长。杨梁两家为世交,两家的孩子自小相处,擎颖与襄军成亲,杨梁结为亲家,可谓顺理成章。按理说,擎颖返城后的生活是闲逸富裕的,她所拥有的事业、爱人、女儿以及为众人艳慕的宽绰的住宅,正是多少人梦想拥有而不成。是什么使她陷入忧郁的情绪中而不可解脱呢?

杨擎颖语气急切地讲述起来。1970年5月28日晚,黑龙江上沉没了一条小船,6名女知青葬身江底,她是唯一逃生的幸存者。作为幸存者,她却常常陷于忧伤、愤懑、亢奋之中,苦于不能把她的遭遇,她对逝者的思念、她对那个时代的看法和对今人的祈求公布于众。她觉得机会来了,预感到北大荒知青群体能如她的愿,她觉得时代进步了,历史已具备了如她愿的条件。于是,她和一直在苦巴巴期待着秀英一道来了。

与会的荒友们被她俩的讲述震住了,相聚的欢快很快为叹息所代替。感受着会场的沉重,文人气儿很重的我不禁被一股责任感攫住——不能让擎颖秀英失望,这不仅仅是对她俩及她俩的亲友负责,更是对历史负责。

《北大荒风云录》于1990年7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其中杨擎颖的那篇《难忘五·二八》引起千万颗心灵的震颤。同年11月,《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开幕,人们在牺牲于“五·二八”沉船事件的6名女知青的遗像前,慨叹不已,泪水涟涟。共和国第一任农垦部副部长肖克将军以及何康部长望着那如满月的6张充满青春生机的笑脸,久久肃立。我陪擎颖、秀英专程由津赶来参加首览式。秀英是背着父母来的。

自打秀颖牺牲后,父母最忌讳提及此事,一旦提及,悲痛久久难以抚平。我此时已同秀英家熟悉,替秀英撒了个谎,驱车进京。秀英俯在姐姐的遗像前,失声痛哭起来,面对各新闻单位记者的采访,她根本无法说出连贯的话语。挚颖强忍悲痛对着镜头和话筒回答记者们的提问。

写进了书,又上了展览,我以为挚颖、秀英的心里会释然了。然而,她们仍有一个愿望牢牢地萦绕心头,——去奠扫姐妹们的墓,为姐妹们修坟立碑。他们希望我能同去。我应允了,同时也在急切地等待时机。我之所以应允,除了荒友义气使然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我体察到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外部环境逐渐良好起来,经十年潜心的着了魔似的玩命,终于由海天出版社于1993年3月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史《风潮荡落》。此后,我马不停蹄,又利用业余时间,向睡眠要时间赶写其姊妹篇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全景回顾《魂断梦醒》(此书已于1996年3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写作期间,我深感缺少实地考察,以我有限的知青经历来展示全国知青生活全景是远远不够的,挚颖、秀英的邀请正合我此时的写作之需。

天津市有位作家王爱英,曾到内蒙古插队多年,他的知青题材的长篇小说《当代骑士》1987年由内蒙古出版社出版,在当时引起不大不小的轰动。1995年,爱英又发奇想,发动知青们集资,拍多集纪实电视片《知识青年今与昔》。消息经传媒发出,响应者甚众,有钱的、没钱的知青纷纷解囊,启动资金有了着落。此时的杨挚颖已换了工作单位,任一家香港独资公司的副总经理。她的老板曾到内蒙古插过队,为拍片一掷10万元。

爱英邀我为该片的策划撰稿人之一,并希望我能做牵头人,实地拍摄杨挚颖重返旧地祭扫亡灵的景况。这真是不谋而合,全是解之不散、挥之不去的“知青情结”使然的。

秀英不能同去。此一去不是一天两天，去黑龙江干什么，谎不像去趟北京好撒，撒了也会被文化很高的父母识破。她买来大包小包的食品，一是给大家路上吃，二是给姐姐和其他姐妹上坟用。

带着秀英的托嘱，舍弃即将到来的八月十五与家人的团聚，挚颖、爱英、我以及摄制组的3位同志登上了北去的列车，去追溯那逝去的历史。

二、坟怎么会被平了昵

说来很不好意思，本没为北大荒做什么贡献，北大荒很郑重地授予我“佳木斯市荣誉市民”和“北大荒人”的称号（挚颖也获此称号），一到哈尔滨，我立即给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副局长孙勇才打电话，告之“娘家人来回访祭坟”，孙老兄又一个电话打到北安管理局。我们一到北安，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哈市知青季世春已迎候多时。由北安乘长途车到孙吴，原挚颖所在的红色边疆农场的领导提前一天就赶到县城等候。

在孙吴县城，我见到了一位早闻其名才见其人的天津老乡——俞宏茹。她原是天津王串场中学初二学生，1968年10月到黑龙江兵团一师沿江独立营（后又改为红色边疆农场）织网班，与章秀颖同班，69年挚颖由津来到兵团，织网班里才有了3位天津女老乡。俞宏茹是“五·二八”沉船事件中一位挺重要的人物，正是她那天来了例假，原本休息的章秀颖才主动替她外出执行任务的。用俞宏茹的话说，是“替我去死了”。俞宏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过于苍老了。同与地拥抱一起的挚颖相比，简直成了长辈。四十五岁的中年妇女再老也不至于老得象个干老太太，特别是她的那张脸，不见水份，不见一小块平整的地方，皮肤黑而且发铁，丝毫没有弹性。我俩握手时，我感到了那小而粗糙的手在颤抖。

俞宏茹陪我们上了农场最好的吉普车——“沙漠风暴”，朝位于黑龙江边的红色边疆农场驰去。到场部时，已是明月当头时分。

场党委书记关仲汉早接到上级领导的紧急电话，告之天津女知青杨挚颖一行要来莫扫死难姐妹的墓。关书记毕业于东北农学院畜牧系，作为臭老九分配到红色边疆农场，整天和知青们吃住在一起，对知青的事一清二楚。“五·二八”事件已过26年，他不曾淡忘。他的办公桌抽屉里，盖在所有文件之上的是一份当年关于“五·二八”事件的通报。重读起来，感触良多。事件发生时，他本人仍是个“来改造好”的连队畜医，对挚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也发出过无奈的不满。他认为，自己现在是场党委书记，有责任板正历史的谬误，安抚受难遭冤者的心灵，还人间的公道，添人间的真情。

他迅速派专人去馒头山查探坟墓（沉船后死难者被埋在那儿），带回的消息令他万分沮丧。立坟的那块山坡地早已归了地方生产队，已有些年没人探坟，坟被平了种上了大白菜。这可怎么向挚颖们交待呢？我们一行人未到，关书记就为此而心焦不安。

招待挚颖们的第一顿晚饭是那樣的丰盛，关书记显得是那样的高兴，连连敬酒劝酒，他自己也喝得很猛，话头很旺。他从黑龙江盛产的马哈鱼和鲤鱼，讲到“三花五罗”（一花为鳌花鱼，二花为偏花鱼，三花为鲫花鱼；一罗为哲罗鱼，二罗为法罗鱼，三罗为雅罗鱼，四罗为铜罗鱼，五罗为胡罗鱼），“可惜今天只能用鲫花招待你们这些贵客。”边说，边往我们盘里夹鱼肉。挚颖并没有被关书记的兴致感染，她几次想启口谈“正事”，都被关书记夹上的鱼肉堵住了嘴。从她脸上我读出了她内心集聚的焦虑与急切，从关书记的热情亢奋中我也隐约察觉他在有意掩饰着什么。

挚颖心中有事，没有胃口，先站起身来。关书记领我们到他的办公室。众人落座，关书记一下于没了话，与方才饭桌上判若两人。他抽出一支烟，点烟的手在打颤，良久，泪珠滚出眼眶，沿着那

深深的皱纹滴落，“我作为场党委书记，真是对不起你们……”

“不会的，坟怎么被平了呢？不会的，不会的！”挚颖哭着反复强调，“一定是搞错了！”她像个受惊吓的孩子，反复重述着这几句话。坟被平了，这对于挚颖确实是再残酷不过的事了。

“就是平了，立坟的那块地还在，咱们去吊祭，也算对得起死去的战友。”我劝说着挚颖。

“现在就走。”挚颖忽地站起身。

“我是书记，这事得听我的。明天一早就去馒头山！”关书记掐灭了烧到手指的烟头。“走水路 30 来里路，绕旱路 200 多里，为安全起见，咱们走旱路。”

“不，还是走水路！”挚颖急切地坚持。

“好，就走水路，明早儿我陪你们一块去。”关书记关照我们道：“今晚你们一定要睡好觉，养足精神。”

经过了好几个昼夜的颠簸，我们此时竟毫无睡意，都惦记着明天的行程。俞宏茹见状提议道：“反正也是睡不着，不如到我家唠唠嗑吧。”

三、黑龙江畔有个打渔女

我们又乘车来到了距场部 20 来里的九队。俞宏茹的家住在生产队的东头，我们的到来，惊醒了圈里的猪，几头肥猪呆注着披着一身月光的不速之客，发出哼哼声。借着月光，我打量起院子。房檐下挂着几串红辣椒和几把烟叶，几畦大白菜长得满了心，木头样子堆得整整齐齐，一只看家狗一声不叫，围着我们摇尾巴。进入屋里，屋内陈设虽不贵重却洁整，彩电、录音机上罩着自织的布套，摆在显眼的位置。引起我注意的是墙上的照片框，上有俞宏茹当年在织网班的照片，黑白照片已泛黄，看得出，当年的宏茹还是蛮俊俏的，怎么也同眼前的她对不上号。

宏茹的两个女儿忙前忙后给我们沏茶炒瓜子。姑娘大的19岁了,小的17岁,长得比妈壮实得多,忠厚中透着几分倔劲。

家中显然少了男主人。宏茹解释说,孩他爸去江上下挂网了,就是在家,他也不会说啥。

我们的话头就从宏茹的婚事说起。

“‘五·二八’沉船,织网班8个姐妹,一下子死了6个,攀颖死里逃生,不久也回天津了。我何尝不想回天津呢,可回不去呀。一来,我家父母是平头百姓,子女又多,我回去连个住处都没有。与其回城靠家里,不如在这自力更生。二来,6个姐妹的坟就立在馒头山,特别是秀颖的死跟我有关系,不是因为我,她死不了。我走了,到了清明节谁给坟上除除草、添添土哇。

“我那口子是本地青年,我就图他老实厚道。我的心情时常不好,总发无名火儿,急了还哭闹一顿,他对我的安慰不在嘴上,一声不吭地给我端上水送上饭。过后我也是后悔,自己不就是个没走了也走不了的城市知识青年吗!现在知识早没了,更不年轻了,还有什么发脾气的依仗。我不是没动过离婚的念头,可一寻思,人家没坑我害我,跟我一心一意过日子,怎么能生离婚的心呢。虽说我们日子过得挺淡,这样过一辈子倒也平稳。咋不是过这一辈子呢。

“让我时常费心思的是两个闺女,按政策我把大的送回天津,大闺女住在姥姥家不习惯,对大城市的一切更不适应,没过多久又跑回来了。我还得说服她回去。反正不能让孩子们跟我一样这么就打发了一生。

“自打出事以后,我见水就怕。结了婚,跟丈夫包了几十亩地,一年下来,扣除种子、化肥、雇工这费用那费用,挣不到几个钱,有的年景还得欠款。我干脆把地退了,两口子到黑龙江上打渔。我家只有一条小木船,每天晚上下好丝挂子,第二天早上去收网,打上来的鱼趁鲜灵,拿到集市上去卖。现在的黑龙江也有污染,我们

这边污染得厉害，鱼多往老毛子那边跑，大鱼逮不着，每天打的鱼卖了，有时挣五六元，多时10来元。

鱼出手就能拿到现钱，比种地来钱快多了。

“不会水的我又重新回到黑龙江上，一坐上小木船，低头一望水中的人影，就想起死去的姐妹，闹得我心神不定。我本不信宗教，哈尔滨来了传教师，我把仅有的几十块钱给了他，请他为秀颖她们超度亡魂，也替我赎过。挚颖走后，我每年都去坟上祭扫一回，有时走200多里的旱路去，有时借封江的时候，从冰上走30来里去。晚在坟前跟姐妹们说说知心话，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这些年来年岁大了，又得了一身的病，祭扫的事没能坚持下来。如果有上帝的话，求他把我的原因告诉地下的姐妹们，请她们谅解我。”

宏茹抽咽起来。

听着宏茹的讲述，我脑海中浮现出一幅绝无诗情画意绝无浪漫情调的画面：一叶孤舟载着一位不会游泳的中年妇女——当年英俊的胸中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天津女知青，穿着没有钮扣的衣裳（为防网挂出危险，江上渔民一般不穿带钮扣的衣裳），在宽阔的江面上飘荡着，日头晒黑了她的皮肤，江风吹皱了她的脸庞，网绳磨破了她的手，可这挡不住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泛舟江上，不为闲适，只为生计。生活在天津的人们，你们能想象得到黑龙江畔有这样一位以打渔为生的老乡吗？一股强烈的酸楚堵在我的喉间。

话未说尽，报晓的公鸡打起鸣。关书记带着吉普车来接我们。走出屋门，我才发现院里还种着花。宏茹采摘了两大束红彤彤的达莉花和黄灿灿的土豆花。她边摘花边叨念：“坟平了，那地点我还记得，堆几堆土堆，把花献上，也算尽份心意。姐妹们活着的时候可爱这花了。”

挚颖和宏茹一人怀抱着一大束花儿登上了“沙漠风暴”。

四、那是她们来边疆是快乐也是是后一个白天

吉普车开到江套子(江的支叉)停下来。早有两条小船在等候我们。风很大,江套子的水浪不小。为了慎重起见,关书记又调来1只小船。我们分乘3只船划向黑龙江。掌船的是3位退了休的老船工,别人掌船他们不放心,出了一次事,可千万不能在这个当儿出第二次呵。

当年出事时,姑娘们坐的就是这种小船。我们3个人坐上,吃水线离船帮仅尺把高,微风吹皱江面,不时有水花溅进舱内。同样的小船,那天坐上了8个人!

当船儿驰上黑龙江时,风反到小了许多,渐渐变得风和水静起来。此时的黑龙江真是柔顺得可爱。雪白的江鸥时而亲吻一下江水,面面向云,分明在撒欢戏耍,也象在为我们做表演。主航道东侧,停泊着一艘俄罗斯的炮艇,炮衣罩在炮上,几个水兵聚在甲板上正拉手风琴、吹口哨。见到我们船上有女性,水兵们挥手高嚷“卡乌什喀”(俄语,姑娘之义)。此般亲善升平的景况,谁还能想得,黑龙江曾经受过那么多的血与火、苦难与辛酸。

船儿划到江边小镇四季屯,镇上住着满、汉和鄂伦春族边民。一上岸,擎颖就径直朝她曾住过的织网班宿舍奔去。

房子已经破败。门锁着,擎颖踮起脚尖从窗户朝里张望,屋内光线黑暗,堆满了杂物。正是在这间屋子里,当年住着17岁的北京姑娘李金凤、16岁的贾延云;哈尔滨姑娘许淑香、孙艳、刘毓芳,她们都是20岁,又都是父亲早逝;21岁的天津姑娘章秀颖、19岁的俞宏茹,还有18岁的杨擎颖。金凤心灵手巧,延云豪爽直率,淑香漂亮贤柔,孙艳灵头鬼脑,毓芳吃苦耐劳,秀颖持重明理,宏茹倔强麻俐,擎颖单纯稚嫩,8位来自大城市的姑娘在这里组成了一个不乏磕磕碰碰而又温馨无比的家庭。特别是擎颖视长她4岁的秀

颖为亲姐姐和精神领袖，几乎在心理上完全依赖于秀颖。秀颖牺牲后，挚颖特改名为如今的名字。她原本叫杨大丰。

远离故乡和亲人的姑娘们为能战斗在反修最前沿而感到自豪，她们主动自觉地坚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干起活来冲劲十足，不知什么叫耍滑偷懒。因此，这个由清一色大城市女知青组成的织网班连续被评为特别能战斗的先进集体。

一天，20几里外的打渔点的大网坏了，本可以拉回四季屯织补。为节省时间，更为实践连续作战的过硬作风，姑娘们决定步行到打渔点，服务上门。7位姑娘说笑着走出宿舍。宏茹站在门口叮嘱道：“快去快回呵！”那一天，是1970年5月28日。

姑娘们披着北大荒迟到的春光，迎着乍暖还寒的春风，沿着江边一路走下去，边走边挨着个地讲故事。当她们走到女儿湾一带时，孙艳不无卖弄地问大伙：“你们知道这儿为什么叫女儿湾吗？”这自然难不倒众姑娘，早听屯子上的人说过。70多年前，1条木船遇风，在这一带江而上翻沉，七名鄂伦春姑娘丧生，只有一名姑娘幸存。因此，人们称这一带为“女儿湾”（也有称“姑娘湾”的）。因这一带江面水情复杂，特在岸上立一航标灯，以提醒过往船只多多留神。

李金凤冒出一句：“真巧，我们也是7个姑娘呀。”

“别瞎说！”贾延云捶了金凤一拳。

“唯物主义者是不迷信巧合的。”秀颖出来打圆场。

最的，不必迷信巧合，面巧合竟然发生。正最在她们乘船返回到女儿湾时，7位姑娘全部沉江，只有挚颖1人逃生。此时的姑娘们当然不会想到70多年前女儿湾的惨剧十几个小时后就会在她们身上逼真地复制；她们更预想不到，在她们出事后的第9年，女儿湾一带又有7人溺水而死。这真有些像百慕大三角之谜一样难以破解。

到了渔点，姑娘们飞梭直线，不消3小时就补好了网。排长刘长发，这位29岁的“六六三”（66年3月）转业来的退伍兵一高兴，把姑娘们用船运到了一个平时无人迹的江中争议岛。小小的江岛地皮钻出新绿，束束迎春花朝姑娘们展开笑靥，鸟儿绕着姑娘们翻飞鸣唱。姑娘们散开了秀发，用清澈的江水洗了又洗，以水当镜照了又照，用嘴吹皱江水，秀容变了形，引起咯咯的脆笑。梳洗完毕，她们比着朗诵毛主席诗词（当时，知青们张嘴不是毛主席语录就是毛主席诗词），这自然分不出胜负，主席诗词公开发表的她们早烂熟于心。她们选了一首最能反映此时此刻心情的诗词《沁园春·长沙》齐声朗读起来：

.....

恰同学少年，
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
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舟。

.....

再没得诗词可背了，姑娘们索性扯嗓子喊起来：“我来了……”声音在小岛上环绕回荡：“我来了……来了……”

疯累了，姑娘们或坐或卧在沙滩上晒太阳，享受着大自然的爱意。擎颖仰望着朗空，那没有一丝云的天空显得很单调，引不起任何联想。就在这时，一条龙状的云带从东北方向飘游过来，在擎颖

的头上翻舞。挚颖一下子兴奋起来。她是属龙的，在这个难得的時刻老天特遣云龙前来助兴，真是天人感应！“快看，天上有条龙！”挚颖招呼姐妹们抬头看，那龙状的云霎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你骗人！”众姐妹抱怨道。“骗人是小狗。”挚颖连连发誓。

挚颖曾对我讲过：“事后寻思起来，那天出事以前就有先兆。先是孙艳在途经女儿湾时说了不吉利的话，再就是晴朗朗的天空冷不丁冒出一条云龙，又瞬间即逝。按老人的说法，那是老天要收你这俏姑娘，特地告你信呢。我不相信这与出事有什么因果关系，只是觉得，如果她们真信迷信的话，认真在意起来，八成就出不了那么大的灾难了。”

回到渔点，姑娘们要求打打牙祭。刘长发亲自下厨给姑娘们做了鱼丸子汤。那美食真是味道好极了，姑娘们实在经不起诱惑，拉下情面痛吃起来，吃了个胃满肚圆。

活儿干得顺利，玩得开心，吃得痛快，这一白天的好事令姑娘们心满意足。夜幕降临，姑娘们满怀欢愉坐上返回四挚屯的小船。

五、江上骤然起了风

姑娘们原本想步行返回，热心肠的刘长发执意用船送，姑娘们也感到再走20几里路实在太累，便没再硬坚持，欢叫着跳上了小船。小船长4米，宽1米，至多载5个人。男知青们划来一条大点的船，7个姑娘谁也不肯与男知青同船。这怨不得姑娘们，70年春天的反修前哨营造的氛围中绝没有给男女知青亲近乃至肩挨肩坐着的舆论支持。刘长发冲着姑娘们喊，喊谁谁不动窝，只得作了妥协。再说，让姑娘们坐别的船他还不放心，他要亲自护送。

刘长发作为一排之长实在是太迁就姑娘们了，他也实在小看了黑龙江。他为人很自信，是出了名的贼大胆，用东北话说，他整是个“二杆子”。他本身并不会水，却敢脚踏着冰块顺江面下。7